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止齋集 卷五十二

附錄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九百三十七集部

止齋集卷五十二

宋 陳傅良 撰

雜文

民論

天下事有可畏之勢者易圖而無可畏之形者難見易圖者亦易應難見者必難支故明智之君不畏夫方張之敵國而深畏夫未見其隙之民心蓋民心之揺摽於

敵國之變其變之遲者其禍大而患在於內者必不可以復為也古者有畏民之君斯無可畏之民後之人君狃於民之不足畏而民之大可畏者始見於天下嗟夫民而至於見其可畏其亦危矣秦之先蓋七國也自孝公至莊襄亟耕力戰蒋食諸侯歷七世而并於始皇之手始皇惟知天下之難合而其患在六國也故危其社稷裂其土地而守置之以絕內爭之釁既又以中國不足慮於是郡桂林城磧石頸繫百粤而卻匈奴於千里

之外始皇之心自以天下舉無可虞足以安意肆志拱視於崤函之上而海内晏然者萬葉矣而不知夫天下之大可畏者伏於大澤之卒隱於鉅鹿之盜而其睥睨覘覦者已滿於山之西江之東也一呼而起氓隸雲合雖邯鄲百萬之師建瓴而下而全關之地已稅駕於灞上之劉季矣嗚呼秦以七世而亡六國而六國之民以幾月而亡秦以秦之强不能當民之弱天下真可畏者果安在乎人君不得已而用其民以從事於敵國可不

懼哉

舟說

吾子知舟之所以致遠乎凡治大舟其檣以負颿欲其屹乎其不撓也其颿以彍風欲其鶩乎而不靡也其柁以轄乎軸欲其壯以殿奔也其碇以柅乎艫欲其堅以鎮浮也其維以縻欲其固而莫之脫也其櫂若篙以櫂欲其勁而莫之折也其篷以却雨欲其績密而厚也其艄以捍濤欲其端方以宰也而又樓焉以達遠戈焉以

禦害則以航於川以實萬斛肆千里行遭滙洑耘亂石晝晦冥大颶掀而無虞不然而斬杙以檣之裂席以颿之續綆以維之折竹以篙之編蒲以篷之冒而航焉以幸一濟之不覆則溺嗚呼君子者濟乎世之舟也而溺乎其器以空中之質冒焉而求速能不覆且溺邪今吾子之舟其才良而文其器厚而深吾所望乎致遠者也雖然其所待者闕如也吾子而能豐其所中而不倚為檣大其所受可則舒否則翕也為颿截乎其所守徑乎

其所趍為枕正於動引而不發為磴某人宜師某人宜友擇而附麗焉為維勇而不懈乎進為櫂若篙謹重以昇其患焉為蓬峻整以遠其侮焉為艄則吾始無虞於子不然其以致遠也殆也哉吾聞子試於學縣先諸先登吾固憂其挾少年之弱器以其空中而幸然於一濟冒焉而遂求速也詩不云乎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以吾子學夫詩也於是乎贈舟説

責盜蘭説

予寓梓溪一夕友人以園隅蘭芳告予往視之愛其美而憫其不知於人也遂岀置於庭數日香無聞欲去而猶遲之既卒以不香遂目之曰盜蘭而語之曰吾聞鼠有似豹大小異形吾得以辯其為鼠烏有似鳳赤紫相間吾得以辯其為鷙石雖似玉疵而不醇吾固知其為珸草雖似苗秀而不實吾固知其為莠彼固有近似吾惑之今汝蘭其形蘭其色花㸑焉而癯葉修焉而特吾乃雜茹蘼剪荊棘出汝於散地置汝於坐側汝乃假蘭

之名乏之蘭之德猶如其臭茗如其賊吾方汝竊其近似以自欺深其僞而難測者也向使漢宮舍汝何以對乃辟楚人舍汝何以袪乃祥鄭君失汝何取乎七穆之端屈原去汝何誇乎九畹之芳然則汝之盜蘭而不香亦何異人之盜儒而實亡吾試言汝以證夫人陽短石顯盜吾公也陰附王鳳盜吾直也釣名布被盜吾儉也伏死諫墀盜吾忠也託經以媚婦盜吾學也口聖賢而行市人盜吾誠也是皆君子近之而不知其讒人主俯之而

不覺其姦此社稷所以危覆忠良所以凋殘吾今可置汝於中庭是君可置斯人於百官也吾故効魯司寇誅少正卯之義戒鄭寤生去叔段之難亟命除汝汝其何安蘭曰伏辜頗昇園樊

戒河豚賦

余叔氏食河豚而死余甚悲其能殺人吾邦人嗜之尤切他魚余嘗恠問焉曰以其柔滑且甘也嗚呼天下之以柔且甘殺人者不有大於河豚者哉遂賦之

物固有害人兮人之勝者智也牛能觸吾為之絡馬能
蹄吾為之銜且轡也烏喙之毒用之藥以治也虎豹摶
且噬也機輿穽足以備也蛟蜃可駈兮蛇虺蚖蜥可避
也雖其質禍賊兮名彰莫余偽也是故防之疑兮待之
懼也吁河豚柔滑其肌兮旨厥味也孰魚匪羞兮而柔
以甘人同嗜也曽謂其斃人亟兮孽肝膽慘腸胃也人
雖疑致死兮饋者弗忌也吁嗟乎物之害人兮不在乎
真可畏也凡畜美以誘人兮蓋中人之所利也余誠悦

而啗兮彼則陰以其恚也滅殘忍以爲仁兮文嫵媚忌也甘我以言兮鼠伺而狐覷也笑怡怡吾蠆兮弱婉婉滅人之氣也富貴懷安吾鴆兮幣帛饔牢吾餌也吁嗟乎愛者禍府兮所玩以易也兵莫慘於貪兮干戈伏於不意也晉滅虞以璧馬兮商君以好囚魏也莽詐忠以盜漢兮武賊養以媚也眇河豚其弗戒兮欺天下者曰得志也吁嗟乎若子豢安兮擲天下於一試也

三代無文人六經無文法非無文人也不以文論人也非無文法也不以文為法也是故文非古人所急也古者道德同而風俗一天下未嘗惟文之尚也學校進士無文教也鄉黨選士無文科也朝廷爵士無文品也士之有文皆涵養之素而談笑之發蹈履之熟而議論之及非有意也是故雖其所出而非其所為雖其所有而非其所知文之在天下郁郁矣昔者嘗疑夫子於詩之三百篇斷之一辭則曰思無邪夫易也書也春秋禮樂

也皆其無邪思也而聖人獨及夫詩蓋思而得之聖人謂是以為天下之文也出於數人之手非一人也出於數十國之風非一國也出於數百載之間非一世也或出小夫賤隷非止於學士大夫也或出於暴政虐世非止於寛時暇日也而其辭其義粹焉一軌上之化深下之化厚固如此也嗚呼道盛則文俱盛文盛則道始衰矣射策之晁錯不如木强之申屠談經之公孫不如戇愚之汲黯自漢以來甚矣文之日勝而士之俗日漓人

才之日乏而國家之日不理也華藻之厚而忠信之薄也詞辯之工而事業之陋也學問之該而器識之淺也吾不意夫文之為天下患如此也漢之文揚雄其尤美新之作庸人恥之唐之文韓愈其尤諛墓之誚在當時固不免嗚呼他何望哉愚方惟是自獻而先生辱問焉故愚不敢道其末而願聞其本惟先生賜之

守令策

古之天下無冗官亦無窮人無倖法亦無怨吏夫官不

濫則人無滯歎法不屈則吏無滿心勢亦然也而官若是其甚簡也敷奏賓興又若彼其衆也法若是其嚴也黜陟用廢又若彼其果也以甚簡之官待人才之衆以甚嚴之法行賞罰之果而人無滯歎吏無不滿之心何也上之人無愧則下之人無憾也用者必公則未獲者不敢議也顯者必賢則繼者不敢覬也内之者非所昵則所外者不敢浮也遠之者非所怨則所邇者不敢偷也是舉天下之官皆可以用人抱關擊柝府史胥吏士

不恥為也嘗觀周公立政之書論文武得人之盛而至於夷微盧之烝三亳阪之尹皆有常之士而其選無異於三宅彼皆遠方也皆卑職也遠方非要地卑職非膴仕而天下之美材居之宜亦有所不安焉而莫之悶者何也有君如文武非棄才之主有臣如周公非蔽賢之相則遠之非疎之卑之非薄之也且夫周公大聖也天下所共知也而諸侯無伯則出為東伯六卿無宰俯為冢宰畢公大賢也亦天下所共知也而周公不沒則未

得以為伯則未得以為監商聖如周公而下闕人也則降而為之不以為辱賢如畢公而上有人焉則淹而留之不以為恨天下之不聖於周公不賢於畢公者又何擇也愚故謂今日難於久任非誠難於久任也難於外任非誠難於外任也以古之官視今之官則今冗也以古之法視今之法則今倖也以其甚冗猶苦其不足以其甚倖猶苦其不平無他下有所要者上有所畏也用者未必公人固不恬於退也顯者未必賢人固不屑於

小也内之者或所昵人斯競於求也遠之者或所怨人斯難於去也夫如是則盡今之官應今之人廢今之法娛今之吏天下日愈嗷嗷矣嗚呼天下非怨吏之可畏也今日遷某守明日易某令其擾則妨民其費則傷民其無意於留而茍簡於治則獘民其自以為亟遷而求足其欲則又困民故夫吏之便民之病也有便民之法而又有不便吏之憂愚所不敢知也故凡執事之三策愚不暇憂而所深憂者上有所畏則下有所要也

收民心策

漢文之仁不在復租而見於復租周官之仁不在荒政而見於荒政武王之仁不在散財發粟而見於散財發粟聖人之仁其積之有源其發之有機其所以厚天下無窮而見於卹天下者特其有限者也天下之人不以其有限之施而致不足之望而常以是信其無所不愛之心而懷不盡之感者蓋於其所發占所積聖人之心始形見乎此夫媒人而盛譽之人不以為喜役人而强

飯之人不以為德何也媒之而譽之吾固有所私也役之而飯之吾固有所利也故夫一譽之及必謝者必其無所私之之初一飯之施必謝者必其無所利之之素聖人之仁形見之日而天下吾戴者非其形見之日也其心無所事於形見之末而所名之速則形見其機也昔嘗怪宣王咎己之急辭罪歲之觖望夫咎己之急辭生於自治之不足罪歲之觖望則又窮焉而尤天也而中興之雅實先是詩序詩者顧以為中興之根本何也

彼其心未有係天下之心也宣王之機所藏者甚微而澤之及人者尚自淺也藏乎中者甚微非力久則未易以著而澤之所及猶淺則亦難乎遽孚雲漢之旱宣王之惻怛忠愛一旦而大彰彰焉天下以是為文武成康之心也車攻未作復古之業就矣不然遇災而懼漢唐人主如此者總總也彼其令下而民玩而此則速中興之功未可以言語及也人皆曰雲漢之旱中興之福也無雲漢宣王之仁不加損有雲漢宣王之仁亦不加益

而中興之機也是詩也故嘗為之說曰商非興於解網而實興於解網周非興於扇暍而實興於扇暍宣王非興於遇災而實興於遇災聖人之仁不外假以收天下而天下之歸心則嘗有俟也天地之德非止於雨露而物則德天地之雨露父母之恩非止於乳哺而子則恩父母之乳哺也愚固為今日賀而為吾君勉也方今版圖未盡復也主上踐阼以來江浙之間饑饉荐臻水旱相仍固斯民病也而聖心惻然勤卹民隱下減租之詔

遺振饑之使却免錢之請又斯民幸也愚則以為是宣王中興之機也嘗讀孟子至於鄒魯之閧有司死焉而莫之救孟子以為是凶年不發之報而不可以尤民至梁惠王移粟於民勤矣而孟氏又以為非先王之政夫饑而勿恤穆公固有愧也饑而惠之惠王稱無政何也天下之事安於莫之為者非也迫而為之而不反其本者亦非也是故以梁之政視鄒之政梁若可喜以鄒之治責梁之治梁之及民末矣愚故因鄒之失賀今日之

所以得以梁之所未至勉吾君大之

章子林子名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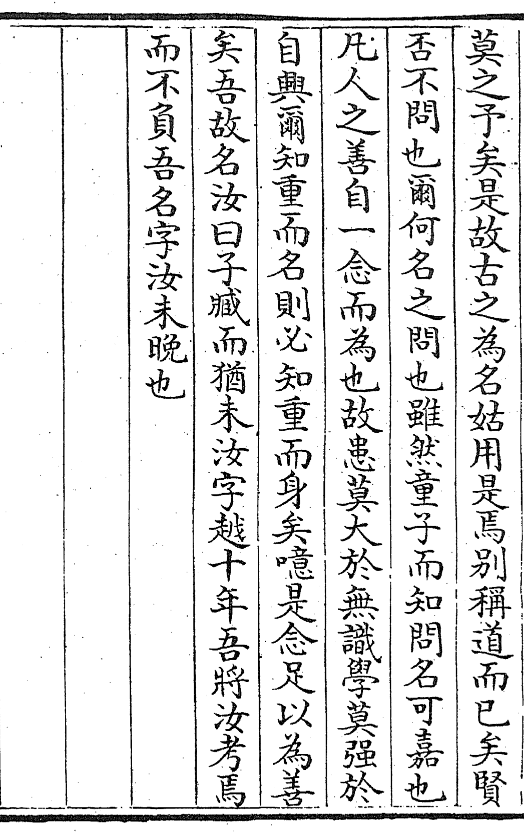
古人之名惟所遇焉斯取之矣非擇也商而上迭以甲乙命蓋雜案而無章至於周諱行而名始尊然曰顛曰夭非美辭也而取之以名春秋之世猶不厚乎名衛有石惡宋有伊戾齊有陳逆楚有屈蕩周有史佚夫數辭者皆人之愧焉而至不美者也而取之以名展禽解狐若是者則有取乎物之賤者以自名下漢晉士方以名

相高唐以來士無陋名名美而人才日卑嗟夫專於其內而不張於其外急乎其外而不勵乎其內古今人之異也宜哉吾友章子林子皆恥夫擇名之不祥而請更於予予何吝於名哉而二子之請甚矣其非古人之意也名不若人汲汲乎求治之心不若人姑徐徐而已耳盍亦反其本乎雖然二子以自治之請予又何可辭之於是名章子曰用中林子曰毅章子愿而固林子弱而浮以其名之得徵中乎心夫二子而由是焉反之斯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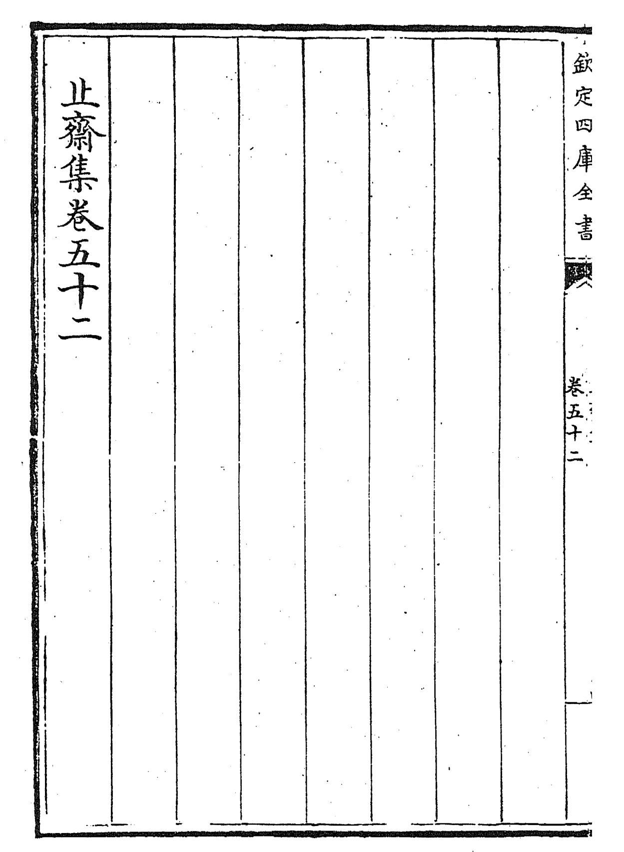
也其猶二子之益友乎里名勝母曾參不入彼里名豈足以浼吾孝哉而君子亟去焉亦合内外之道也然則二子之請於予予不吝於二子雖非古人之意是亦古人之意而已矣

朱甥子臧名説

吾兄有朱甥者每遇予持尺紙拱而問名焉予曰爾何若名之問也人能美名名不能以美人淑爾身雖陋爾名人不汝議也爾身之不淑假而以丘軻自號焉天下



莫之予矣是故古之為名姑用是焉別稱道而已矣賢否不問也爾何名之問也雖然童子而知問名可嘉也凡人之善自一念而為也故患莫大於無識學莫强於自興爾知重而名則必知重而身矣噫是念足以為善矣吾故名汝曰子臧而猶未汝字越十年吾將汝考焉而不負吾名字汝未晚也


止齋集卷五十二

止齋集附錄

樓鑰神道碑

嘉定三年集英殿修撰陳公告老於朝天子歎曰此吾舊學且書命之臣也除寶謨閣待制遺奏聞贈四官錄其後所以飾其終者如故典門弟子哭之失聲里人聚而相弔四方士夫聞之無不盡傷者蓋非它人云亡之比也公諱傅良字君舉其先自閩徙温州瑞安縣帆遊

鄉澍村里至公八世矣曽祖靖祖邦父彬皆不仕父以公貴累贈朝請大夫妣徐氏贈令人朝請邃於易教授鄉里以篤行稱公天分高勝其於學問心悟神解而苦志自勉精力亦絶人隆師親友有不可解於心者與化劉復之朔以南省第一人來為司戸參軍攝教官得公程文以為絶出公之年甚少也而名已高開門授徒於仙巖僧舍士子莫不歸敬薛寺正士龍季宣見公問所安公曰無不敬士龍曰比參倚如何公釋然増進歸心

薛氏後又相從於淛上讀書一日千里其為薛氏祭文云我昔自喜壁立倚天見兄梅潭忽若隊淵梅潭即仙巖也伊洛之學東南之士自龜山楊公時建安游公酢之外惟永嘉許公景衡周公行已數公親見伊川先生得其傳以歸中興以來言理性之學者宗永嘉惟薛氏後出加以考訂千載自井田王制司馬法八陣圖之屬該通委曲真可施之實用凡今名士得其說者小之則擅場屋之名大可以臨民治軍之際惟公游從最久造

詣最深以之研精經史貫穿百氏以斯文為已任綜理當世之務考覈舊聞於治道可以興滯補敝復古至道條畫本末粲如也本朝名公鉅卿不可縷數然自韋布而名動宇内者不過數人公自為舉子業其所論著如六經論等文所在流播幾於家有其書蜀中文學最盛讀之者無不動色文體為公一變至傳入夷貊視前賢為尤盛乾道六年始入太學士無賢不肖斂衽下風八年公之高弟蔡公幼學為省元公次之徐公誼又次之

薛公叔似鮑君繡劉君春胡君時等皆鄉郡人非公之友則其徒也尤為一時盛事既登甲科朝野想望風采授泰州教授以歸參政龔公茂良帥江西以書幣招之願與定交公曰此古人羔鴈之禮不行于世有年矣善辭之未赴會太學錄闕求之者衆龔公實行宰相事奏孝宗曰待次不改闕初官不堂除陛下良法也太學錄一闕而睥睨者衆臣欲擇取名儒為士林所推者越拘攣而用用則人自服矣上問為誰以公對上曰是朕所

素知者除命一下果無異辭就職幾月車駕幸學改承奉郎龔公既罷政亦浸有相嫉者添差通判福州帥相梁公克家得公喜甚以政委之公亦悉心裨贊不事形迹卒以專擅論罷時淳熙七年也尋主管台州崇道觀起知桂陽軍閒居八年始赴郡提舉荆湖南路常平茶鹽事就遷轉運判官改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在桂陽蠲除宿負罷弛斜科倉司則補糴諸郡米至十萬斛漕司亦蠲錢數萬緡力講荒政所及者廣進登極銀三千

兩屬力救荒力不能辦申請減額損三之二實惠遂及一方以服勤使事嘗感寒疾至是以奏事再入修門鬚鬢如雪丞相留公正一見歎曰幾年陳君舉尚可使外補邪奏留為吏部員外郎初對上曰卿去國幾何朕時欲見卿久矣知卿學問深醇有所著書進來時上臨朝淵默罕有聖語公敬謝而退以周禮說進擢祕書少監訓詞曰朕日御便朝延見郎吏有郎白首色夷而氣溫儐者賛其名則汝傅良也朝列傳誦實黄公裳之詞也

兼實錄院檢討官皇子嘉王府妙選官寮以公兼贊讀未幾除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期年始遷起居郎紹熙末年龍樓問寢不以時自大臣而下更進讜言從班多連名騰奏或同班叩請公自以受不世之遇必欲身任其責請對直前幾無虛月剴切痛憤指陳利害無所不用其至蓋嘗贊嘉邸為中宮言之又嘗奏疏謂臣等在王邸於古今父子君臣之際人之大倫天地之正義以開導賢王而會慶闕上觴之禮長至虧稱賀之儀區

區口耳之感必不能勝躬行之化紙上之習必不如家傳之法今既上失三宮之歡則臣等講讀皆為空言矣其餘骨鯁之言有敵已以下所不能堪者上終不加譴而言亦不用一日奏云陛下屢許臣以出又令傳旨於廟堂而復不然臣貪戀厚恩未忍决去容臣退思補過更圖入奏若不垂聽則有致為臣而去耳又從而草奏曲盡事節犯顏極論度上意不回遂上掛冠之奏上雖不受王音賜可公即申省乞致仕宰輔留之不可既行

授祕閣修撰嘉王府賛讀皇上御極以中書舍人召還兼侍講兼直學士院同國史院修撰謂可以行素藴矣而言者指其學術不正罷為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慶元二年復劾其在太上朝奏對狂率降三官罷祠嘉泰二年叙復元官再畀祠禄遂除泉州以病力辭至再除集英殿修撰病革謝事遂有次對之命十一月十有二日終於里第享年六十有七積官至朝議大夫爵永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娶張氏名幼昭字景惠主管禮

兵部架閣文字孝愷之女以婦德著聞先公九年辛子
男二人師轍迪功郎安豐軍壽春縣主簿師朴承務郎
女七人長適迪功郎監鎮江府淩口茶庫潘子順次適
從政郎新福州連江縣丞薛師雍次適迪功郎處州州
學教授林子熙次適迪功郎新福州連江縣尉徐冲次
適進士張紹次適進士張疇一尚幼令人葬於前山開
禧元年三月庚申二子奉公之喪合焉嗚呼以公之抱
負偉傑學博而精觀書別有高識作文自出機杼類非

今人所可企及求之古人亦未易多得也受知三朝掌内外制經帷史館不為不遇而名高多忌卒不得究其經世之學為可痛也公行誼著於鄉曲述作擅於當世不待屢書敢摭其論奏之大者列之然後知其非諛墓之詞也公之赴郡免奏事而去歸覲光宗以舊欲奏之孝宗者陳之蓋公憂國之心澤民之具其説不易謂藝祖創業垂統無非可傳之法而深仁厚澤裕我後人則專以愛惜民力為本考之故牘自建隆至景德四十五

年間南征北伐未嘗無事而金銀錢帛粮草雜物七千一百四十八萬計在州縣不會古所謂富藏天下者也諸道上供隨所輸送初無定額留州錢物雖盡曰係省而不盡取大中祥符元年三司始奏立上供税額熙寧用事者始取藝祖之約束一切紛更之新法既行増上供之額一倍至崇寧遂增數倍此特上供耳其它雜徭熙寧則有令項封樁元豐則有無額上供宣和之經制紹興之總制月樁皆至今為額而折帛和買之類不與

焉茶引盡歸都茶場鹽鈔盡歸榷貨務秋苗以十之八九為綱運是皆不在州縣於是取之斛面取之折變取之科敷抑配贓罰而民之困極矣方今之患何但夷狄蓋天命永不永在民力之寛不寛豈不甚可畏哉上曰莫急於此但以處置為難公奏第二劄子乃是處置之說既奏褒美再三其大畧曰嗣位之初詔為寛民置局講究而民窮如故蓋以裁抑細微或蠲空張之數未有以稱明詔慰民望也國家財力竭於養兵又莫甚於江

上之軍故每欲省賦朝廷以爲可則版曹不可版曹可則總領不可總領可則都統司不可以謂之御前軍馬雖朝廷不得知謂之大軍錢粮雖版曹不得預中外勢分職掌不同事權不一施行不專雖欲寛民得乎都統司之兵與向者在制置司時無異總領所之財與向者在轉運司時無異事出一體而後可議寛民力矣轉對又論藝祖治大而不治細以上書人文字令知制誥看詳升降以次對章奏下尚書省參詳人主所自擇不過

臺省長官豈不甚易行哉又嘗論役法謂免役錢者本以恤民使出錢雇役而逸其力也自罷募戶長壯丁而取其錢今隷總制之類於是役者白著而法不得不壞保正長催科是以保甲法亂役法而行之也熈寧自有役法五等簿是也自有保甲法魚鱗簿是也五等則通縣計之魚鱗以比屋計之保甲但以機察盜賊以免役初不相關熈寧七年始以保丁充甲頭催稅而耆戶長壯丁之屬以次罷募利其雇錢而封樁之法起矣元豐

遂著為令以甲頭同大保長催科元祐匆匆復舊隨即紛更至紹聖二年催科悉用大保長役法轉而為保甲嘉祐以前固無此法至此又非王安石之舊特章惇為之令士大夫恥言王安石之為人指章惇為罪魁而方世守其變亂之餘以為成憲萬古設法一安石能改之章惇能力行之此斯民最大之害乃若出於三代之舊而莫敢議有議之者則付之有司不過檢坐見行條法申嚴行下此臣尤所未喻也誠能不以保甲法亂役法雖

未足以盡寛民力亦可謂至恩矣進故事以真宗詔兩
浙福建荆湖身丁錢並特除放其論尤詳以為減折帛
不如身丁切於窮民此皆公平時考古驗今可舉而行
非若泛然美觀之言卒不得見於用若其封還詞頭遇
事輒發未易悉數如請還黄裳給事中則引唐吕元膺
紹興程瑀以為比論張子仁之建節則請先處分留正
之去留吴挺之除代而其甚難者莫如陳源與寧逵原
二者源之貫盈幸不及誅忽除内侍省押班瑣闥攝事

者繳章五上人皆傳誦大臣力請觸雷霆之怒幾不自全一為書行公議沸騰黨與凶焰不可嚮邇而公獨當之逢原麄暴恃有奥援所至兇横其在池陽幾至軍變為總領鄭湜所發按其偏裨上命樞臣鐫戒方待罪閒自副統制升都統公又論之源供職自如而詞命不行終不得俸逢原先被宣劄已自書銜而公於二者執奏再三終不奉詔以至乞身而去公去未幾而内禪子仁訖不得節鉞源亦罷去逢原以病廢惟此三事無敢嬰

其鋒者公神色不動來則繳奏旁觀者為之寒心而外間罕知之者鑰與公同生於丁巳少我九日自分教東嘉為布衣交義兼師友後雖一同朝蹟而情義日篤一旦同在西掖同攝北門相與如弟昆然至於同寅協恭尤非他人之比藝祖東嚮宗廟大典集議至再始正百年之禮而臺諫有異論鑰極論之丞相趙公宣旨鑰又執不可公從旁力賛其決而事遂定謝知閤淵以太母之弟有旨請給等依禄格全支公已書行而鑰駁之再

命特與書行公上奏先具鑰之駮章且曰樓鑰駮章委
是允當始知臣失於檢點不及論奏若更書行臣有三
罪一則迎合聖意不敢執奏二則衝改舊章揮使有司
無所馮守三則耻過遂非無見善則遷之義欲望追寢
御筆仍正臣鹵莽之罪其事遂已嗚呼孰有負重名於
時致身至此而服義引慝同濟公議如公者乎汲引人
才如恐不及在湖南應詔薦宋文仲吳獵蔣礪楊炤在
朝則薦朱熹葉適吳仁傑王明清修史苟知其賢不復

以私嫌為忌其他成就延譽使就聲名者不知其幾也博極羣書而於春秋左氏尤究極聖人制作之本意左氏翼經之深旨著春秋後傳左氏章旨二書蓋經止獲麟孔子卒傳止韓魏反而喪之之後殆未有此書也頋見不可得則曰此吾身後之書近既得之誦讀不已不揣而為之序其門人遂以銘為請鑰欲述公行事或恐有觸忌之嫌自以捘閑十有三年已挂衣冠視䕃幾何知公為最詳若畏避而没其實豈不負吾亡友會稿未

集而病深恐溘先朝露不究此志小愈遂扶憊而畢之
公風度高遠動輒過人詩律之精深字畫之遒媚登覽
高致吟諷低昂親之則使人意消王謝韻度尚可想也
方主上在宮邸時寮寀以詩為壽惟翊善黃公與公之
詩皆有諷諫上為置酒各親書所上詩謝之公後嘗奏
知以御札登諸石而跋其下以其藁示鑰未及刻而公
歸訪求此藁不可復得猶記其畧云季札觀樂歌頌而
曰哀而不愁太史公讀虞書至於君臣相敕維是幾安

未嘗不流涕也成王作頌推已懲艾可不謂戰戰恐懼
善守善終哉蓋頌者不專於美盛德之形容皆敎戒之
義秦斯以來此義殆絶錀讀之為之感咽嗚呼此又先
儒之所未發也銘曰
温居瀛壖儒學之淵間氣所鍾挺生斯賢向舒金玉游
夏淵源羣書博極本末貫穿退然布衣名震八埏晚登
周行帝席為前典刑具存訓詞是專王邸螭陛史館經
筵獨當雷霆力欲回天經世澤民齎志終焉天之生才

夫豈偶然儲神毓秀其必有年宦匪不達受才則全道之不行賴有遺編後有百載復見儒先哀哉止齋見此銘鐫

蔡幼學行狀

公諱傅良字君舉姓陳氏其先自閩徙温州瑞安縣之帆遊鄉至公八世矣曽祖靖祖邦皆有隱德考彬深於易學潔行自晦鄉里稱為長者以公貴累贈朝請大夫妣徐氏贈令人公英邁不羣彊學篤志其為文出人意

表自成一家人相與傳誦歲從游者常數百人宗正少卿鄭公伯熊大理正薛公季宣皆以經學行義聞於天下公每見二公必孜孜求益修弟子之禮一日與薛公語恍然若有所失乃獨潜心易論語二書求古聖賢所以窮理盡性之要近思深探弗造其極致弗措也既而薛公客晉陵公往從之薛公與公語合甚喜益相與考論三代秦漢以還興亡否泰之故與禮樂刑政損益同異之際蓋於書無所不觀亦無所不講經年而後别去

還過都城始識侍講張公栻著作郎呂公祖謙數請間
扣以為學大指互相發明二公亦喜得友恨見公之晚
是歲乾道六年也其秋入太學國子祭酒芮公曄雅聞
公名親訪公於所隷齋見其二子且即以公為學諭俾
為諸生講說經義公以非故事固辭芮公不可公遂謁
告去從容天台鴈蕩間益究其學越二年禮部以名聞
孝宗方銳志治功慨然慕唐太宗之為人於是臨軒以
太宗事策新進士公對言陛下有無我之量而累於自

喜有知人之明而累於自恃是以十有一年于兹而治績未進於古下情猶鬱公論猶沮士大夫猶有懷不敢盡且以太宗求諫崇儒等事反復規諷其言深婉切至有司奇之將請寘第一或議不合猶在甲科當是時公名震天下其文流入夷貊授廸功郎泰州州學教授未赴參知政事龔公茂良為孝宗稱公之材特除太學錄車駕幸學改承奉郎居歲餘力求外補呂公方在三館謂公曰盍少留公曰出處之義不敢不謹其始也忝差

通判福建丞相梁公克家領帥事委成於公公為之晝
凡一路若郡所當興廢及訟獄之曲直一裁於義無所
回屈疆禦者不得售其私始忌且怨州人有方在諫省
者論公罷之居二年主管台州崇道觀又二年差知桂
陽軍又三年乃之官居閑既久日覃思於六經將有所
述以開後學一室蕭然與士友終日潛如也治桂陽首
為教條戒其吏以從善遠罪諭其民以孝弟婣睦人感
公德意不嚴而化蠲民宿負及縣月輸之未入者凡廩

藏受輸以例取贏者悉裁之明條目簡文移縣得達情於郡而吏無所容姦郡計自裕歲小旱預出錢糴於旁郡置數塲以糶糶已復糴循環不乏又聽民以薪易官粟或就役於官食其力民無饑者連帥湍公時以緡錢五千助糴公益以郡錢立式貸之約歲登償及期不復索光宗受禪除提舉湖南常平茶鹽去郡老稚遮送不絕明年就除轉運判官湖湘民無子孫者率以異姓為後吏利其貲輒沒入之公曰使人絕祀非政也況養遺

棄固有法存其後者幾二千家潭州常平粟且四十萬
而全永道等州數絶少無以備歉歲公曰移多益寡使
者職也既掌漕猶攝庾事乃令諸州各留歲運粟以益
常平以潭之常平代其輸郡告乏者減其送漕司之錢
民輸折苗錢重為損其直潭州儲州市酒課歲嘗至緡
錢二十萬遂以配於民為額公攝州事按舊籍頓減之
民得少紓改提點浙西刑獄過闕留為吏部員外郎論
對奏言藝祖皇帝垂裕後人專以愛惜民力為本熙寧

以来用事者始取藝祖約束一切紛更之諸路上供歳額增於祥符一倍崇寜重修上供格頒之天下率增至十數倍其他雜歛則熙寜以常平寛剰禁軍闕額之類令項封樁而無額上供起於元豐經制起於宣和總制月樁起於紹興皆迄今為額折帛和買之類又不與焉茶引盡歸於都茶塲鹽鈔盡歸於榷貨務秋苗斛㪷十八九歸於綱運州縣無以供則豪奪於民民困極矣方今之患何但強敵葢天命之永不永在民力之寛不寛

耳豈不甚可畏哉陛下宜以救民窮爲已任推行藝祖
末泯之澤以爲萬世無疆之休且言今天下之力竭於
養兵而莫甚於江上之軍都統司謂之御前軍馬雖朝
廷不得知總領所謂之大軍錢糧雖版曹不得與於是
中外之勢分而事權不一施行不專雖欲寛民其道無
繇誠使都統司之兵與向者在制置司無異總領所之
財與向者在轉運司無異則中外爲一體中外一體則
寛民力可得而議矣上從容嘉納謂公曰朕思見卿久

矣卿學問深醇著書必多可悉以進也遂遷秘書少監
公進周禮説以格君心正朝綱均國勢為目目各四篇
兼實録院檢討官選兼皇子嘉王府賛讀公以為王者
之學經世為重祖宗成憲尤當先知乃纂次建隆以來
行事之要為王講誦大指每至立國規摹必歷叙累朝
因革利害附見其下本末粲然如示諸掌紹熙三年十
二月擢起居舍人四年正月兼權中書舍人先是上少
不豫羣臣奏請或弗時決公言一國之勢譬如一身少

有壅底便生疾恙若今日還延某事明日阻節某人人心益玩主勢益輕設有姦險乘時為利則中外之情不接威福之柄可移雖是擅傳指揮將亦無從覺察陛下何不務自寬大以怡精神出則從順動之宜居則享燕閒之福而乃徒速無故之謗且貽萬一之憂哉又言人主不自彊則讒間迎合之計得以乘之因其厭省覽也則有以好名之說中傷忠讜因其憚改作也則有以生事之說沮壞事功凡若此皆讒間也因其近聲色也則

有以勿問外人之説固結宮禁因其樂燕飲也則有以勿親小人之説竊弄威福凡若此皆迎合也讒間之計中則君子日踈迎合之計中則小人日親而其極至於天變不告邊警不聞如是而天下不多事者未之有也給事中兼嘉王府翊善黄公裳以封還除目改兵部侍郎公言給舍封駮是謂官守若以為是則當聽從若以為非則當罷黜今陰廢其言而陽遷其官是非不明賞罰倒置不謂清時有此過舉乞令裳依舊供職以釋在

廷之疑池州副都統制率逢原就除都統制公言逢原專横掊尅士伍咸怨淮西總領鄭湜姑按其偏將以警之逢原懼而自劾方詔放罷不應信宿之間遽有遷擢詔依已降指揮公復繳論之陳源除入内内侍省押班給事中駮之不可以書讀矣公言源僭侈專横得罷高宗投竄遠方籍入家産及許逐便以來間有恩命則臣僚相繼論奏悉蒙開納今瑣闥迫於天威黽俛書讀臣必不敢奉詔草詞内批張子仁除節度使公言留正輔

相初政於今五年待罪郊外而去留未决趙雄以前宰
相起帥江西抱病告終而恤典不及西陲擁兵十萬吳
珽物故擇代不可不謹恤終不可不至而屛去申奏以
為失實當此時也乃遽獨加恩於勲舊之家輕重不倫
先後失序臣深為聖明惜之詔子仁係勲臣子可與書
行公又言報荅舊勞孰與輔初政者之為親矜憐後裔
孰與專帥閫者之為重陛下儻下察末議少霽威嚴天
意豁然羣疑冰釋事關廊廟則立賜施行憂在疆埸則

亟須處置庶幾國家尊榮朝野欣豫奏雖不報然陳源竟不命詞張子仁亦不果授越是歲十二月遷起居郎公言陛下覆護臣子容忍不棄而不務明其去就之誼比有以臺官察宰屬者矣陛下皆出之俄而並名並用為卿將孰是孰非耶有以後省駁從班者矣陛下為罷給事中已而並除職名一去為郡一為王府官然則是俱有罪耳有以諫官疏大臣者矣陛下欲並用之大臣乞去不得請諫官乞去又不得請然則是俱賢耳至如

臣不度踈賤論奏內侍不當為知省官陛下雖納臣之章不行詞不賦禄而其人至今出入禁闥與見任無異則是中書後省與黄門相持不决尤所未喻願陛下明人臣去就之誼自不肖臣始時上疾猶未平重華之朝稍闕大臣而下交進更諫公自以受知最深每入對必以父子天性及古今禍福安危之際委曲開陳期以感悟上心上亦為之動及孝宗有疾公踰旬三請對以為兩年以來以不過宫諫者多矣陛下間或聽之亦無過

勉彊一出臣獨私念陛下特誤有所疑積憂成疾以至於此每於陛下心事之間反覆開明至於深入切中陛下為臣傾倒一無隱情然而今日確許明日中變以誤為實而開無端之釁以疑為信而成不瘳之疾是陛下自貽禍也公敷奏剴切上未能聽因而乞納祿不許最後復言今天下本無事而陛下以憂疑失人心若聖意釋然則羣情自解轉禍為福不過反掌之間臣言不足聽當永辭闕廷是以復論人心可畏之說願陛下亟圖

之是日公論諫益切度上意弗回乃上致仕之奏上曰甚好甚好公退則申尚書省自免而歸改祕閣修撰復兼嘉王府賛讀公辭不拜今上受内禪三日詔公歸班又四日除中書舍人公三辭而後受未至命兼侍講時方博延名德之士進諸朝廷知潭州朱公熹名為煥章閣待制侍經筵與公同日造朝班行相慶公入見首言陛下嗣守丕圖宜上稽孝宗明斷總攬之政兼體上皇隆寛不自用之美參酌兩朝治體擇其為天下後世便

者兼行之詔知閤門事謝淵係皇太后親弟特給全俸
今同知樞密院事樓公鑰時爲給事中封還錄黄公言
樓鑰所駮允當望追寢前命臣失於論奏乞正鹵莽之
罪因言陛下臨御未久每事當遵守法度近因臣下妄
有陳乞往往直降内批或與差遣或添請給人從深恐
自此浸開倖門願陛下念付託之重加兢懼之誠凡宫
禁請求斷勿垂聽兼直學士院會有詔朱熹與在外宫
觀公請對將陳其不可詔俟别日宣引公連疏言朱熹

三朝故老難進易退欣慕聖明犕然一出天下相賀以為得人則進退之間豈宜容易内批之下舉朝失色臣不敢書行後四日詔朱熹進寶文閣待制與郡未幾以公兼實錄院同修撰公以史事宜有專官再辭不許阜陵復土上始自重華宫入居大内公首請增置諫員収用恬退之士詢問民間疾苦上雅敬公每對必虚己以聽始上在潛邸寮案因誕日以詩為壽公與翊善黄公詩皆以開導德性冀有所規益上感二公意各親書其

詩謝之於是上屢趣公為跋語刋石同進者以上眷公厚始多忌之知閤門事韓侂胄浸竊威福倚言路以排斥忠正有上章詆公者詔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慶元二年夏言者復交章詆公詔降三官罷宮觀公屛居杜門一意韜晦榜所居室曰止齋日徜徉其間賓至則相與講論經史亹亹不厭故舊之在朝者或因人問公起居公皇恐遜謝而已嘉泰二年正月詔復元官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三年起知泉州公以疾力辭許之授集

英殿修撰疾益侵請謝事授寶謨閣待制以其年十有一月丙子卒於家屬纊酌酒與兄訣凝然而逝年止六十有七積階至朝議大夫爵永嘉縣男訃聞贈通議大夫娶張氏主管禮兵部架閣文字孝愷之女封令人以婦德稱先公八年卒子男二人師轍承務郎新監臨安府鹽官縣買納鹽場師樸承務郎女七人長適迪功郎新光化軍司理參軍潘子順先卒次適從政郎福州連江縣丞薛師雍次適迪功郎新處州儒學教授林子熙

次適迪功郎新福州連江縣尉徐冲次適進士張紹次適進士張疇次未行孫女一人開禧元年三月庚寅師轍等奉公之喪合葬於所居前山令人之兆公剛毅洞達寛博樂易其為學先於致知充以涵養黙識自得不可企及而篤於躬行周於人情事物兼博約貫精粗不倚於一偏與同志論學必以兢業為先葢其所自用功處也事兄恭謹終老不懈自奉清約閨門肅然其接人委曲周盡人人得其歡心汲引後進如恐不及小善曲

藝獎予無倦士多不遠數千里樂從公遊公隨其所長誘掖磨琢以成其材在湘中奉詔薦湖廣之士以令四川安撫制置使吳公獵為稱首其他如宋文仲楊焰蔣礪皆一時之選及在後省丞相留公正知樞密院事胡公晉臣數訪人物公為言某人有德某人有材宜兼收而器使之毋有所偏廢二公以公言多所引用公未嘗以語人也公早有重名娼疾者衆往往為謗語以中傷公故當孝宗有為之時主上願治之始而不得少安於

朝退而家食者前後且二十年比上念公起鎮名藩天下期以復用而公已病篤矣卒之日室無餘貲田不過二頃其葬也資友朋之賻以集事然後排沮公者始皆愧服公在三山閲故府所藏累朝詔條凡財賦源流國史所不盡載者考之悉得其要領常以為祖宗德澤深厚而後來有司乗時易令取民之數乃過於前代宜有以變而通之故一見光宗首陳其要及轉對則乞議免役錢進故事則乞除身丁錢至上初親政則又乞出内

絺助版曹經費少寛催理以紓民力然皆言之而未及用天下不少被其澤也公既没之四年上誅韓侂胄盡黜其黨一時故老為侂胄所排斥者收用畧盡使公尚在得復見上以素所考論次第條奏見於施行其所補豈有淺淺哉公有毛氏詩解詁二十卷周禮説三卷春秋後傳十五卷左氏章指三十卷讀書譜一卷建隆編一卷制詰集五卷文集三十卷公深於春秋其於王霸尊卑華夷消長之際及亂臣賊子之所由來發明獨至

又以為左氏最有功於經能存其所不書以實其所書故作章指以明筆削之義樓鑰為之序曰自有春秋以來蓋未有此書也平生篤於學易嘗為之説而未及就

幼學未冠從公遊朝夕侍側者且十年公愛而教之勉以前輩學業幼學雖不敏然佩公之訓不敢自棄每視公以為出處知公獨詳敢狀其言行之大畧以上於太史氏謹狀

葉適墓誌銘

公姓陳氏諱傅良字君舉温州瑞安人初講城南茶院時諸老先生傳科舉舊學摩蕩鼓舞受教者無異辭公未三十心思挺出陳編宿説披剝潰敗奇意芽甲新語懋長士蘇醒起立駭未曾有皆相號召雷動從之雖縻他師亦藉名陳氏由是其文擅於當世公不自喜悉謝去獨崇敬鄭景望薛士龍師友事之入太學則張欽夫呂伯恭相視遇兄弟也四方受業愈衆乾道八年策進士殿臚定公對第一奏入不果用教授泰州朝廷難以

銓法持之遂除太學錄將召試館職復不果使告公將
以為編修官公辭焉通判福州右正言黄洽引王安石
事劾公罷主管崇道觀知桂陽軍或言知名士廢不用
凡三十三人公為其首執政病之稍遷提舉湖南常平
茶鹽轉運判官浙西提刑吏部員外郎去朝十四年至
是而歸鬚髮無黑者都人聚觀嗟歎號老陳郎中光宗
逆勞曰卿昔安在朕思見久矣其以所著書示朕遷祕
書少監兼實錄院編修官皇子賛讀歷起居郎舍人兼

中書舍人會上疾不能覲重華公陰諷顯諫危論婉說因乞致仕出殿不返舍改祕閣修撰復兼賛讀不至今上即位除中書舍人侍講同實錄院修撰直學士院御史中丞謝深甫論公言不顧行提舉興國宮居二年察官交疏削秩罷時慶元二年也嘉泰三年始復官再為興國宮知泉州辭授集英殿修撰待制寶謨閣三年十一月丙子卒開禧元年三月庚寅葬於帆遊鄉澍村前山距家巷語可達也夫人張氏封令人子師轍師樸師

樸承務郎師轍新監鹽官買納場潘子順薛師雍林子
熙徐沖皆壻也既仕未仕者張紹張疇未嫁者一女孫
女二人公之從鄭薛也以克已兢畏為主敬德集義於
張公盡心焉至古人經制三代治法又與薛公反覆論
之而呂公為言本朝文獻相承所以垂世立國者然後
學之本末内外備矣公猶不已年經月緯晝驗夜索詢
世舊繙吏牘蒐斷簡采異聞一事一物必稽於極而後
止千載之上珠貫而絲組之若目見而身折旋其間呂

公以為其長不獨在文字也公既實究治體故常本原
祖宗德意欲減重征捐末利還之於民省兵薄刑期於
富厚而稍修取士法養其義理廉恥為人才地以待上
用其於君德內治則欲內朝外廷為人主一體羣臣庶
民並詢迭諫而無壅塞不通之情凡成周之所以為盛
皆可以行於今世視昔人之致其君非止以氣力負荷
之華藻潤色之而已也嗚呼其操術精而致用遠彌綸
之義弘矣葢魯有臧文仲鄭有子產齊有晏嬰晉有叔

向四人者當周之末造能新美舊學而和齊用之尊奉前聞而斟酌行之不嗇於古不狃於今是能輔當時而傳後世此春秋名世之士孔子之所賢者也今公亦考元祐慶歴上極建隆以達於紹興之後將櫛理弦續起廢疾解倒懸而燠休之使公而得盡其用則未知於四人者孰先後也始公以盛名天下歸重意其將有為矣其錄太學也議科舉敝法頗隱括之而已然而拘於常而習於故者以為異矣其倅福州也平一府曲直使不

得隱而已然而畏其明而若其决者以為專矣流言轉易應和喧然而公之道不得行矣孝宗嘗於禁中從容讀公所論著光宗嘗因直前獨對許公且大用及今上御極有講堂之舊招來初載有咨謀之美然而讒之慘者奪其眷忌之巧者蔽其知而公之身竟以斥矣如彼四人者使其君臣之際上下之交不遂靡然為時所向而謗譽雜於朝市疑信異其始終則夫功烈之成就曾不能萬一而况其有大於四人者乎此余所以歎其開

物之易而周身之難成名之厚而收功之薄也悲夫公

葵四年吏部侍郎蔡行之始狀其行於太史行之從公

蚤載之詳余亦陪公遊四十年教余勤矣故揭其平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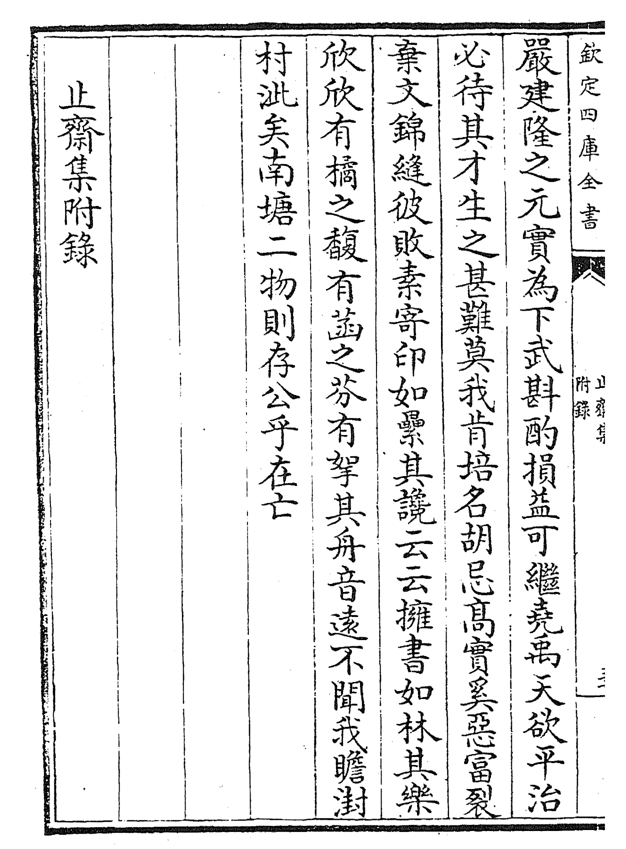
大指刻於墓上以記余之哀思而行之已載者不復述

也銘曰

嗚呼陳公未壯而興羣士驚奔來師來承三代統紀漢

唐制度百世雖遠一二以數事研於終德復於初發為

辭華乃學之餘内聖外王本末鴻纖春秋四人孔子所



嚴建隆之元實為下武斟酌損益可繼堯禹天欲平治必待其才生之甚難莫我肯培名胡忌高實奚惡富裂棄文錦縫彼敗素寄印如纍其讒云云擁書如林其樂欣欣有橘之馥有菡之芬有挐其舟音遠不聞我瞻澍村洮矣南塘二物則存公乎在亡

止齋集附錄

止齋集後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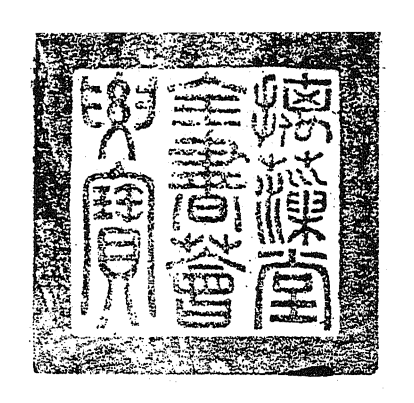
先生春秋後傳諸書今叅知政事樓公既屬永嘉守施公栻刋寘郡齋矣惟文集舊未成編葢俗所傳如城南集之類皆幼作先生每悔焉故叔遠所詮次斷自梅潭丁亥以後抑先生意云爾而裒捜衆録叅别唯久至嘉定戊辰始就緒又不揆輒陳述先生問學獨出之旨人所未及知者僭為序文冠諸篇端樓公復以屬郡守楊公簡續刋之楊謝不能郡博士徐公鳳慨然曰是吾志

也吾起慕敬于兹久乃與前吏部侍郎蔡公幼學更加訂定即廩士羙繙萬亟成之於是後學咸得觀先生全文而樓公美意始無憾焉徐公之賜厚矣徐公建安人弱冠登進士第以親老不調者十餘年初官永嘉搢紳逢掖稱賢無異詞而又汲汲然懼儒先遺文之汩其傳而無以私淑諸人也是真可為人師矣嘉定癸酉三月門人承直郎新荆湖北路轉運司幹辦公事曹叔遠謹再識于集左

長繁少游泮庠學作文字時有同志者語及古有止齋之文可法求其本弗獲抑疑其言為未足徵遂置之去秋轉官于温過杭謁欽差侍御張公嵩以止齋之文見示且語之曰是文今亦罕得抄於内翰可梓行于世以傳長繁以先生之文素所願見而不可得者遂欣躍拜領出至道次舟中披而閲之見先生之文平淡簡古有行雲流水之勢冠冕珮玉之聲無陳腐無險恠又非所謂徒飾者真可法也而前同志者之言於是乎徵乃作

而嘆曰自六經之後世之以文自鳴者多矣求其如先生之文者竟不多得惜乎得之不早也使非吾侍御張公善於知文其宅心公溥則是文恐終不得見矣嗚呼今日得見先生之文長繁之幸也抑後學之幸也萬世斯文之幸也遂箧至温謀諸僚友咸樂捐俸共市梓以壽其傳既訖工輒僣書于末以記其所自云若夫先生之名氏曁出處履歷有行狀已識之詳王內翰先生已序其端故不復贅正德改元春三月既望賜進士第同

知温州府事莆田後學侯山林長繁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録監生臣吳申嵐